武汉封城日记丨第二十天

原创 阑夕 阑夕

武汉的上门排查和彻底收治工作,貌似又翻车了,98.6%的数字炸出了很多怒不可遏的市民,纷纷现身说法自己就是那1.4%,怀疑政府依然存在瞒报漏报的行为。

在数以干万计的人口基数面前,百分比制的数学公式其实具有相当高的认知偏差,比如1.4% 看上去是一个微乎其微的比例,只是换算成绝对值,也有十几万人是被暂时忽略掉的,聚攒 起来的情绪难免声势浩大。

我更在意的是政府在给自己下军令状的过程里是否遵循了科学性。

什么意思呢?军令状是用来倒逼能力极限的,好比说你可以跑1000米但只愿意跑500米,所以我要想尽办法逼你跑完1000米,但是如果你的极限是1000米,我让你下军令状要跑5000米,那么唯一得到的结果是,你一定会骗我。

「清零」肯定是武汉这场防疫的重要目标,而且实现越早越好,不过现在暴露出来的问题似乎是,在给出了政治倒计时的条件之后,有部分基层社区事实上是完成不了任务的,不论它是为什么完不成,为了向上交差,也就只剩下强行汇报「清零」一个选择了,而此时被掩盖和牺牲掉的,还是那些该被「清零」却没有被「清零」的病患。

这也是为何制度设计显得尤为重要,就像切蛋糕的人和分蛋糕的人不能是同一个的道理,所谓制度的优越,就是它在运行时能够尽可能少的出错,以及一旦出错能够追溯责任。

从几十天如一日的无力负担问诊市民,到几天之内要求全城盲点清零,这种拍脑袋做事情的决断一再发生,引起的是执行单位的精疲力竭,和被执行单位的不知所措。

所以早先才有那么多的云鉴谣者,指责武汉的求助消息是虚假的,表示明明都说了要收治病人,你家怎么可能住不进去医院,肯定是你在说谎,向我证明你妈死了,不然就举报你……

新冠肺炎结结实实的给我们所有人都上了一课,包括如何正确且安全的对待野生动物,比起一切皆可拟人还不如把真的人当人看,容忍以及保障吹哨的自由,以最大的警惕来设计防疫流程,吸取种种一再出现的教训,等等。

最重要的是,永远要尊重专业,任何考虑,都不能凌驾于专业之上。

举一个美国的例子吧,NBC上周报道了一个悲剧新闻,科罗拉多州有一个4岁的男孩死于流感,因为他的母亲拒绝接受疫苗,并放弃了医生给的处方。

这位母亲在孩子受到疾病困扰时选择向Facebook上的反疫苗社群求助,然后收到了「自然疗法」——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洋人的中医——的建议,而她也照做了:喂儿子吃麝香草和接骨木浆果,甚至是把土豆装进袜子里。

这个不幸的男孩直到病症加剧才被慌忙的家人送去医院,却仍因抢救无效而去世,与此同时,那个反疫苗组织的成员在Facebook上还在继续增长,达到了18万人,无人对此表示愧疚。

在很多时候,愚蠢就是作恶,就会伤及无辜不要轻视这种看似热情洋溢、实则倨傲无礼的恶意。

这是我的武汉封城日记, 第二十天。